

曹禺◎著

日

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出/曹禺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9 重印
(中国现代名剧丛书)

ISBN 7-02-001855-6

I. 日… II. 曹… III. ①话剧-剧本-中国-现代②曹禺-剧本IV. I23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0505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2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01—50000

定价 9.80 元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道德经》七十七章

“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之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新约·罗马书》第二章

“……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连络不绝。因为全地荒废。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城邑……都被拆毁。”

——《旧约·耶利米书》第五章

“……弟兄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

按规矩而行，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作工。……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

——《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

“……弟兄们，我……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是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第八章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复活。……”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

.....

.....

“我又看见一片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启示录》第二十一章

人 物

陈白露——在××旅馆住着一个女人，二十三岁。

方达生——陈白露从前的“朋友”，二十五岁。

张乔治——留学生，三十一岁。

王福升——旅馆的茶房。

潘月亭——××银行经理，五十四岁。

顾八奶奶——一个有钱的寡妇，四十四岁。

李石清——××银行的秘书，四十二岁。

李太太——其妻，三十四岁。

黄省三——××银行的小书记。

黑三(即男甲)——一个地痞。

胡四——一个游手好闲的“面首”，二十七岁。

小东西——一个刚到城里不久的女孩子，十五六岁。

(第三幕登场人物另见该幕人物表内)

时 间 早 春

第一幕 在××旅馆的一间华丽的休息室内。

——某日早五点。

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

——当日晚五点。

第三幕 在三等妓院内。

——一星期后晚十一时半。

第四幕 景同第一幕。

——时间紧接第三幕，翌日晨四时许。

第一幕

是××大旅馆一间华丽的休息室，正中门通甬道，右——左右以台上演员为准，与观众左右相反——通寝室，左通客厅，靠后偏右角划开一片长方形的圆线状窗户。为着窗外紧紧地压贴着一所所的大楼，所以虽在白昼，有着宽阔的窗，屋里也嫌过于阴暗。除了在早上斜射过来的朝日使这间屋有些光明之外，整天是见不着一线自然的光亮的。

屋内一切陈设俱是畸形的，现代式的，生硬而肤浅，刺激人的好奇心，但并不给人舒适之感。正中立着烟几，围着它横地竖地摆着方的、圆的、立体的、圆锥形的小凳和沙发。上面凌乱地放些颜色杂乱的座垫。沿着那不见棱角的窗户是一条水浪纹的沙发。在左边有立柜，食物柜，和一张小几，上面放着些女人临时用的化妆品。墙上挂着几张很荒唐的裸体画片，月份牌和旅馆章程。地下零零散散的是报纸，画报，酒瓶和烟蒂头。在沙发上，立柜上搁放许多女人的衣帽，围巾，手套等物。间或也许有一两件男人的衣服在里面。食柜上杂乱地陈列着许多酒瓶，玻璃杯，暖壶，茶碗。右角立一架阅读灯，灯旁有一张圆形小几，嵌着一层一层的玻璃，放些烟具和女人爱的零碎东西，如西洋人形，米老鼠之类。

[正中悬一架银熠熠的钟，指着五点半，是夜色将尽的

时候。幕开时，室内只有沙发旁的阅读灯射出一圈光明。窗前的黄幔幕垂下来，屋内的陈设看不十分清晰，一切丑恶和凌乱还藏在黑暗里。

[缓慢的脚步声由甬道传进来。正中的门呀地开了一半。一只秀美的手伸进来拧开中间的灯，室内豁然明亮。陈白露走进来。她穿着极薄的晚礼服，颜色鲜艳刺激，多褶的裙裾和上面两条粉飘带，拖在地面如一片云彩。她发际插一朵红花，乌黑的头发烫成小姑娘似的鬈髻，垂在耳际。她的眼明媚动人，举动机警，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神色不时地露出倦怠和厌恶；这种生活的倦怠是她那种漂泊人特有的性质。她爱生活，她也厌恶生活。生活对于她是一串习惯的桎梏，她不再想真实的感情的慰藉。这些年的漂泊教聪明了她，世上并没有她在女孩儿时代所幻梦的爱情。生活是铁一般的真实，有它自来的残忍！习惯，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的方式，是最狠心的桎梏，使你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怎样憧憬着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如小说电影中时常夸张地来叙述的），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生活之笼。因为她试验过，她曾经如一个未经世故的傻女孩子，带着如望万花筒那样的惊奇，和一个画儿似的男人飞出这笼；终于，像寓言中那习惯于金丝笼的鸟，已失掉在自由的树林里盘旋的能力和兴趣，又回到自己的丑恶的生活圈子里。当然她并不甘心这样生活下去，她很骄傲，她生怕旁人刺痛她的自尊心。但她只有等待，等待着有一天幸运会来叩她的门，她能意外地得一笔财富，使她能独立地生活着。然而也许有一天她所等待的叩门声突然在深夜响了，她走去打开门，发现

那来客，是那穿着黑衣服的，不做一声地走进来。她也会毫无留恋地和他同去，为着她知道生活中意外的幸福或快乐毕竟总是意外，而平庸，痛苦，死亡永不会放开人的。

[她现在拖着疲乏的步向台中走。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盖着嘴，打了个呵欠。

陈白露 (走了两步，回过头)进来吧！(掷下皮包，一手倚着当中沙发的靠背。蹙着眉，脱下银色的高跟鞋，一面提住气息，一面快意地揉抚着自己尖瘦的脚。真地，好容易到了家，索性靠在柔软的沙发上舒展一下。“噢！”忽然她发现背后的那个人并没有跟进来。她套上鞋，倏地站起，转过身，一只腿还跪在沙发上，笑着向着房门)噢！你怎么还不进来呀？(果然，有个人进来了。约莫有二十七八岁的光景，脸色不好看，皱着眉，穿一身半旧的西服。不知是疲倦，还是厌恶，他望着房内乱糟糟的陈设，就一言不发地立在房门口。但是女人误会了意思，她眼盯住他，看出他是一副惊疑的神色)走进来点！怕什么呀！

方达生 (冷冷地)不怕什么！(忽然不安地)你这屋子没有人吧？

陈白露 (看看四周，故意地)谁知道？(望着他)大概是没有人吧！

方达生 (厌恶地)真讨厌。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人。

陈白露 (有心来难为他，自然也因为他的态度使她不愉快)有人又怎样？住在这个地方还怕人？

方达生 (望望女人，又周围地嗅嗅)这几年，你原来住在这么个地方！

陈白露 (挑衅地)怎么,这个地方不好么?

方达生 (慢声)嗯——(不得已地)好! 好!

陈白露 (笑着看男人那样呆呆地失了神)你怎么不脱衣服?

方达生 (突然收敛起来)哦,哦,哦,——衣服?(想不起话来)
是的,我没有脱,脱衣服。

陈白露 (笑出声,看他怪好玩的)我知道你没有脱。我问你为什么这样客气,不肯自己脱大衣?

方达生 (找不出理由,有点窘迫)也许,也许是因为不大习惯进门就脱大衣。(忽然)嗯——是不是这屋子有点冷?

陈白露 冷? ——冷么? 我觉得热得很呢。

方达生 (想法躲开她的注意)你看,你大概是没有关好窗户吧?

陈白露 (摇头)不会。(走到窗前,拉开幔子,露出那流线状的窗户)你看,关得好好的。(望着窗外,忽然惊喜地)喂,你看! 你快来看!

方达生 (不知为什么,慌忙跑到她面前)什么?

陈白露 (用手在窗上的玻璃划一下)你看,霜! 霜!

方达生 (扫了兴会)你说的是霜啊! 你呀,真——(底下的话自然是脱不了嫌她有点心浮气躁,但他没有说,只摇摇头)

陈白露 (动了好奇心)怎么,春天来了,还有霜呢。

方达生 (对她没有办法,对小孩似地)嗯,奇怪吧!

陈白露 (兴高采烈地)我顶喜欢霜啦! 你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喜欢霜。你看霜多美,多好看!(孩子似地,忽然指着窗)你看,你看,这个像我么?

方达生 什么?(伸头过去)哪个?

陈白露 (急切地指指点点)我说的是这窗户上的霜,这一块,(男人偏看错了地方)不,这一块,你看,这不是一对眼

睛！这高的是鼻子，凹的是嘴，这一片是头发。（拍着手）你看，这头发，这头发简直就是我！

方达生（着意地比较，寻找那相似之点，但是——）我看，嗯——（很老实地）并不大像。

陈白露（没想到）谁说不像？（孩子似地执拗着，撒着娇）像！像！像！我说像！它就像！

方达生（逆来顺受）好，像，像，像的很。

陈白露（得意）啊。你说像呢！（又发现了新大陆）喂，你看，你看，这个人头像你，这个像你。

方达生（指自己）像我？

陈白露（奇怪他会这样地问）嗯，自然啦，就是这个。

方达生（如同一个瞎子）哪儿？

陈白露 这块！这块！就是这一块。

方达生（看了一会，摸了自己的脸，实在觉不出一一点相似处，简单地）我，我看不大出来。

陈白露（败兴地）你这个人！还是跟从前一样的别扭，简直是没有办法。

方达生 是么？（忽然微笑）今天我看了你一夜晚，就刚才这一点还像从前的你。

陈白露 怎么？

方达生（露出愉快的颜色）还有从前那点孩子气。

陈白露 你……你说从前？（低声地）还有从前那点孩子气？（她仿佛回忆着，蹙起眉头，她打一个寒战，现实又像一只铁掌把她抓回来）

方达生 嗯，怎么？你怎么？

陈白露（方才那一阵的兴奋如一阵风吹过去，她突然地显着老了许多。我们看见她额上隐隐有些皱纹，看不见几秒

钟前那种娇痴可喜的神态，叹了一口气，很苍老地）达生，我从前有过这么一个时期，是一个孩子么？

方达生（明白她的心情，鼓励地）只要你肯跟我走，你现在还是孩子，过真正的自由的生活。

陈白露（摇头，久经世故地）哼，哪儿有自由？

方达生 什么，你——（他住了嘴，知道这不是劝告的事。他拿出一条手帕，仿佛擦鼻涕那样动作一下，他望到别处。四面看看屋子）

陈白露（又恢复平日所习惯那种漠然的态度）你看什么？

方达生（笑了笑，放下帽子）不看什么，你住的地方，很，很——（指指周围，又说不出什么来，忽然找出一句不关轻重而又能掩饰自己情绪的称誉）很讲究。

陈白露（明白男人的话并不是诚意的）嗯，讲究么？（顺手把脚下一个靠枕拿起来，放在沙发上，把一个酒瓶轻轻踢进沙发底下，不在意地）住得过去就是了。（唾唾虫似乎钻进女人的鼻孔里，不自主地来一个呵欠。传染病似地接着男人也打一个呵欠。女人向男人笑笑。男人像个刚哭完的小孩，用手背揉着眼睛）你累了么？

方达生 还好。

陈白露 想睡觉么？

方达生 还好。——方才是你一个人同他们那些人在跳，我一起首就坐着。

陈白露 你为什么不一起玩玩？

方达生（冷冷地）我告诉你，我不会跳舞，并且我也不愿意那么发疯似地乱蹦跶。

陈白露（笑得有些不自然）发疯，对了！我天天过的是这样发疯的生活。（远远鸡喔喔地叫了一声）你听！鸡叫了。

方达生 奇怪，怎么这个地方会有鸡叫？

陈白露 附近就是一个市场。（看表，忽然抬起头）你猜，现在是几点钟了？

方达生 （扬颈想想）大概有五点半，就要天亮了。我在那舞场里，五分钟总看一次表。

陈白露 （奚落地）就那么着急么？

方达生 （爽直地）你知道我现在在乡下住久了；在那种热闹地方总有点不耐烦。

陈白露 （理着自己的头发）现在呢？

方达生 （吐出一口气）自然比较安心一点。我想这里既然没有人，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

陈白露 可是（手掩着口，又欠伸着）现在就要天亮了。（忽然）噢，为什么你不坐下？

方达生 （拘谨地）你——你并没有坐。

陈白露 （笑起来，露出一半齐整洁白的牙齿）你真是书呆子，乡下人，到我这里来的朋友没有等我让座的。（走到他面前，轻轻地推他坐在一张沙发上）坐下。（回头，走到墙边小柜前）渴的很，让我先喝一口水再陪着你，好么？（倒水，拿起烟盒）抽烟么？

方达生 （瞪她一眼）方才告诉过你，我不会抽烟。

陈白露 （善意地讥讽着他）可怜——你真是个好人！（自己很熟练地燃上香烟，悠悠然呼出淡蓝色的氤氲）

方达生 （望着女人巧妙地吐出烟圈，忽然，忍不住地叹一声，同情而忧伤地）真地我想不到，竹均，你居然会变——

陈白露 （放下烟）等一等，你叫我什么？

方达生 （吃了一惊）你的名字，你不愿意听么？

陈白露 （回忆地）竹均，竹均，仿佛有多少年没有人这么叫我

了。达生，你再叫我一遍。

方达生 (受感动地)怎么，竹均——

陈白露 (回味男人叫的情调)甜的很，也苦的很。你再这样叫我一声。

方达生 (莫名其妙女人的意思)哦，竹均，你不知道我心里头——(忽然)这里真没有人么？

陈白露 没有人，当然没有人。

方达生 (难过地)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不知道我的心，我的心里头是多么——

{——但是由右面寝室里蹒跚出来一个人，穿着礼服，硬领散开翘起来，领花拖在前面。他摇摇荡荡的，一只袖管没有穿，在它前后摆动着。他们一同回过头，那客人毫不以为意地立在门前，一手高高扶着门框，头歪得像架上熟透了的金瓜，脸通红，一绺一绺的头发搭下来。一副白金眼镜挂在鼻尖上，他翻着白眼由镜子上面望过去，牛吼似地打着嚏。

进来的客人 (神秘地，低声)嘘！（放正眼镜，摇摇晃晃地指着）

陈白露 (大吃一惊倒吸一口气)Georgy!

进来的 Georgy (更神秘地，摆手)嘘！（他们当然不说话了，于是他飘飘然地走到方达生面前，低声）什么，心里？（指着他）啊！你说你心里头是多么——怎么？（亲昵地对女人）白露，这个人是谁呀？

方达生 (不愉快而又不知应该怎么样)竹均，他是谁？这个人是谁？

进来的乔治 (仿佛是问他自己)竹均？(向男人)你弄错了，她叫白露。她是这儿顶红，顶红的人，她是我的，嗯，是我

所最崇拜的——

陈白露 (没有办法)怎么,你喝醉了!

张乔治 (指自己)我?(摇头)我没有喝醉!(摇摇摆摆地指着女人)是你喝醉了!(又指着那男人)是你喝醉了!(男人望望白露的脸,回过头,脸上更不好看,但进来的客人偏指着男人说)你看你,你看你那眼直瞪瞪的,喝得糊里糊涂的样子! Pah(轻慢似地把雪白的手掌翻过来向外一甩,这是他最得意的姿势,接着又是一个噎)我,我真有点看不下去。

陈白露 (这次是她真看不下去了)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方达生 (大了胆)对了,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两只质问的眼睛盯着他)

张乔治 (还是醉醺醺地)嗯,我累了,我要睡觉,(闪电似地来了一个理由)噢!你们不是也到这儿来的么?

陈白露 (直瞪瞪地看着他,急了)这是我的家,我自然要回来。

张乔治 (不大肯相信)你的家?(小孩子不信人的顽皮腔调,先高后低的)嗯?

陈白露 (更急了)你刚从我的卧室出来,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乔治 什么?(更不相信地)我刚才是从你的卧室出来?这不对,——不对,我没有,(摇头)没有。(摸索自己的前额)可是你们先让我想想,……(望着天仿佛在想)

陈白露 (哭不得,笑不得,望着男人)他还要想想!

张乔治 (摆着手,仿佛是叫他们先沉沉气)慢慢地,你们等等,不要着急。让我慢慢,慢慢地想想。(于是他模糊地追忆着他怎样走进旅馆,迈进她的门,瞥见了那舒适的床,怎样转东转西,脱下衣服,一跤跌倒在一团柔软的巢窠里。他的唇上下颤动,仿佛念念有词;做出种种手

势来追忆方才的情况。这样想了一刻，才低声地)于是我就喝了，我就转，转了我又喝，我就转，转呀转，转呀转的，……后来——(停顿了，想不起来)后来？哦，于是我就上了电梯，——哦，对了，对了，(很高兴地，敲着前额)我就进了这间屋子，……不，不对，我还更进一层，走到里面。于是我就脱了衣服，倒在床上。于是我就这么躺着，背向着天，脑袋朝下。于是我就觉得恶心，于是我就哇啦哇啦地——(拍脑袋，放开平常的声音说)对了，那就对了。我可不是从你的卧室走出来？

陈白露 (严厉地)Georgy，你今天晚上简直是发疯了。

张乔治 (食指抵住嘴唇，好来坞明星的样子)嘘！(耳语)我告诉你，你放心。我并没有发疯。我先是在你床上睡着了，并且我喝得有点多，我似乎在你床上——(高声)糟了，我又要吐。(堵住嘴)哦，Pardon me, Mademoiselle，对不起小姐。(走一步，又回转身)哦先生，请你原谅。Pardon, Monsieur(狼狈地跳了两步，回过头，举起两手，如同自己是个闻名的演员对许多热烈的观众，做最后下台的姿势，那样一次再次地摇着手，鞠着躬)再见吧，二位。Good night! Good night! My lady and gentleman! Oh, good - bye, au revoir, Madame; et monsieur, I—I—I shall—I shall——(哇的一声，再也忍不住了，他堵住嘴，忙跑出门。门关上，就听见他呕吐的声音；似乎有人扶着他，他哼哼叽叽地走远了)

[白露望望男人，没有办法地坐下。

方达生 (说不出的厌恶)这个东西是谁？

陈白露 (嘘出一口气)这是此地的高等出产，你看他好玩不？

方达生 好玩！这简直是鬼！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跟这样的东西

来往？他是谁？他怎么会跟你这么亲近？

陈白露（夹起烟，坐下来）你要知道么？这是此地最优秀的产品，一个外国留学生，他说他得过什么博士硕士一类的东西，洋名 George，在国外他叫乔治张，在中国他叫张乔治。回国来听说当过几任科长，现在口袋里很有几个钱。

方达生（走近她）可是你为什么跟这么个东西认识，难道你觉不出这是个讨厌的废物？

陈白露（掸了掸烟灰）我没有告诉你么？他口袋里有几个钱。

方达生 有钱你就要……

陈白露（爽性替他说出来）有钱自然可以认识我，从前我在舞场做事的时候，他很追过我一阵。

方达生（明白站在他面前的女人已经不是他从前所想的）那就怪不得他对你那样了。（低下头）

陈白露 你真是乡下人，太认真，在此地多住几天你就明白活着就是那么一回事。每个人都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小气？好了，现在好了，没有人啦，你跟我谈你要谈的话吧。

方达生（从深思醒过来）我刚才对你说什么？

陈白露 你真有点记性坏。（明快地）你刚才说心里头怎么啦！这位张乔治先生就来了。

方达生（沉吟，叹了一口气）对了，“心里头”，“心里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永远在心里头活着。可是竹均，（诚恳地）我看你是这个样子，你真不知道我心里头是多么——（门呀地开了，他停住了嘴）大概是张先生又来了。

〔进来的是旅馆的茶役，一副狡猾的面孔，带着谄媚卑屈的神气。